

文章作法二 辯論術論證篇(一)——命題

一 命題總說

(一) 凡辯論的題目都必須是命題。在這一點上，辯論辭和其他任何文體都不同。在記敘文，說明文，乃至普通的議論文，都可用一個單詞或一個短語來做題目，例如在「清代學術」這一個題目底下，你可以敘述清代學術的源流，分別清代學術的派別，或指出它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或估計它在一般學術上的價值；這個题目的功用，不過是劃出一個敘述或討論的範圍罷了。若在辯論辭，這樣的題目就不適用，因為它並沒有暗示一個可加證明或反證的確定論點，並沒有陳述一種要讀者或聽衆接受的信念。如果辯論者要想證明一個確定的論點，或陳述一種明白的信念，他就不得不把他的題目改變一個形式。因為確定的論點或明白的信念是單詞短語表達不出來的；它必須用一個完全的陳述——即一句完全的句子——來表達，例如「清代學術是有價值的。」倘用術語說起來，那就是：單有「名辭」不能成辯論；凡辯論必須有「命題」。

(二) 一些定義 茲將論理學家給與「名辭」及「命題」等的定義錄要如次：

「名辭之所以稱爲名辭，是因它構成命題的一端之故」（名辭的英文原文 *term*，源自拉丁文 *terminus*，有兩端之義）而且嚴格說起來，它是只有在命題中的時候才得稱爲名辭的。例如「清代學術」及「有價值的」都是名辭，但只有在「清代學術是有價值的」這個命題中方得稱爲名辭。

「凡是完全的陳述，都由兩個名辭和一個連綴詞所構成，而在這種形式的時候，它就構成了一個命題了。」例如「清代學術」是一個名辭或一端，「有價值的」是一個名辭或一端，「是」是連綴詞，所以「清代學術是有價值的」就成了一個命題。

「命題是判斷的行爲之文字的表現。」「判斷就是心裏認定一件事情的真實或不真實，而命題就是這種判斷之文字的表現。故一個命題就是一句句。」例如認定「清代學術是有價值的」便是一個判斷，也便成一個命題。

（三）命題的效用 命題的效用有兩方面。在讀者或聽者方面，有命題就可以使他們懂得討論的中心點，集中他們的注意力，而容易收得真實的效果。在作者或說者方面，也可以不致浪費時間和

精力去做題外文章；而且要明瞭及駁倒對方的主張，也必須自己先有一個明確的主張，就是必須先將自己的意見歸納做命題的形式。

(四)命題不必都明白提出 辯論者在預備辯論辭的時候，必須明白構成了他的命題，但在發表辯論辭或辯論文時，命題可以明白提出或不明白提出。命題若不明白提出，則可用一個名辭或一個問題來做題目，例如「論高中學生的軍事訓練」或「高中學生應受軍事訓練嗎？」至在正式的口頭辯論，則必須用命題作題目，它的形式通常是：——「解決：高中學生應受軍事訓練。」這個命題雖然是肯定的語氣，但辯論時可有肯定和否定兩方面，就是辯論的正反兩面。

(五)命題的分類 在論理學中，命題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法。有從命題的性質上分類的，分做「肯定命題」和「否定命題」；有從命題的分量上分類的，分做「全稱命題」和「特稱命題」；也有從命題的純駁上分類的，分做「直說命題」和「假說命題」等等。但這許多論理學的分類法，對於辯論術並無多大實用。單就辯論術的立場說，命題可分為兩種：(一)事實命題和(二)辦法命題。

事實命題所處理的問題是：「這是真確的嗎？」辦法問題所處理的問題是：「這應該這麼辦嗎？」

事實命題的目的在造成人的信念例如「清代學術是有價值的」辦法問題的目的在引起人的行為，例如「高中學生應該受軍事訓練。」但是上次已經說過，這種以信念或行為爲目的的分別並沒有十分重要，所以這種命題的分類也無關於辯論的方法，只不過使辯論者注意事實問題和辦法問題的分別，而曉得着重在那一方面罷了。

二 命題應有的特點

好的命題應該具備下列九個特點：

(一)直說的 凡命題都須用直說的語氣，不得用問題的形式。理由在於具體的主張必須用直說的決定語氣方能達出。例如「現代的學生應該注重科學，」不能是「現代的學生應該注重科學嗎？」

(二)單一的 命題必須是單一的，不是重疊的。重疊的命題就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有關係的問題併在一起的命題。例如「現代的學生應該注重科學，也應該注重體育。」這裏面的兩個主張原都有成立的可能，但是用以證明這兩個主張的證據卻不能一樣，所以應該分做兩個命題，不能合併。

在一起。

(三) 不含糊的 要命題的意義不含糊，必須避免意義含糊的字面。例如「壟斷的事業應該受法律上相當的裁制。」這個命題中，「壟斷」「法律上」和「相當的裁制」三個名辭都是意義含糊的。怎樣的事業算是「壟斷」？怎樣的裁制算是「相當」？而且應該受什麼「法律」的裁制？這幾點弄不清楚，辯論就無從着手。如改為「工商業上的專利行為應由實業部通令禁止」就不含糊了。

(四) 具體的和特殊的 命題中的名辭不能過於寬泛或抽象，例如「求學」可以指進學校受教育也可以指自己用功研究學問，又可以指讀書，也可以指讀書以外的做學問。又如「文化」「教育」「道德」「政策」等等名辭，都是寬泛的抽象的，不宜於構成命題之用。故如「中國應圖自強」「人民應該愛國」之類，雖也具有命題的形式，卻都不是好命題。

(五) 無成見的 命題之中不應該先存成見。例如「萬惡的戰爭應該廢止。」先在「戰爭」上用一個「萬惡的」形容詞，便是先存成見，因為戰爭是否是「萬惡」尚待證明，不能預先加以這樣的判斷。

(六)舉證的責任在正面的 凡辯論中居於正面的一人總是對於現存制度表示反對或主張

改革的，所以他有先提出理由的責任就是說，舉證的責任是在他身上的。因為現在的制度已經假定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你要去反對它或改革它，就得你先提出理由來，否則它還是要繼續存在下去。例如「科舉應該廢止」在現在是不會有人用作辯論題目的，因為科舉早就已經廢止了。至如「娼妓應該廢止」現在還可用作辯論的題目，而在辯論這個題目時，自然得由正面先提出應該廢止的理由（即先舉證）；若正面提不出理由，那就無用反面來提出不應廢止的理由，因為正面先已無話可說了。所以當辯論的時候，只消問那一方面主張反對或改革現存的制度，而就由那一方面從正面構成了命題。這樣命題的形式總必是正面的（即肯定的），不會是反面的（即否定的）。但因時移勢異，命題的措辭也就得跟着改變例如「學校讀經應該廢止」這個命題，在從前學校讀經的時代是適用的，但現在就不適用了，因為現在的學校本不讀經，如有人提出這個命題，便是無的放矢，即舉證的責任不在正面而在反面了。但是有少數人在那裏主張恢復學校讀經，他們就有了舉證的責任，也就應該由他們從正面提出命題，即「學校應該恢復讀經。」

(七)簡單明瞭的 命題必須儘可能的簡單而明瞭，但同時又要不妨礙精確。總之須儘量剪裁浮泛的字面，使在不妨礙精確的範圍以內能夠盡量的簡明。

(八)可辯論的 所謂可辯論的命題，就是可以容受不同意見或相反意見的命題。有些題目絕對不容不同的意見，例如「凡人必死」及「三角形三個內角的和等於二直角」之類，都屬不可辯論，又有些問題是須用實在的試驗測量或研究，不能由辯論的方法解決的，也屬不可辯論。如要決定一匹馬的輕重，只消將馬一秤就可曉得，無待於辯論；又如某一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或出超，則非經查考各種統計不能解決。又凡關於個人趣味的問題，也不可辯論，如「西湖是中國最美的風景」之類。又凡沒有共同比較標準的問題，都不可辯論，如「律師的職業比醫生高尚」之類；因為這兩種人不屬同類，是不能比較的。又凡不在人類知識範圍以內的問題都不能辯論，如「人死後必受上帝的裁判」之類。

(九)有趣味的 辯論的命題又必須是有趣味的。趣味生於關心故凡為辯論人及聽衆所不關心的問題，都不能引起趣味，如「鵝先於蛋或蛋先於鵝」的問題，或「水與火的破壞性孰大」之類。

大約辯論的命題總要與時事有幾分關係因爲時事是人人所關心的所以製成問題大都能夠有趣味。十餘年前辯論術書中所列的命題，如「中國應採行聯省自治制」及「中國國會應取消參議院」之類，到現在所以不能引起趣味，就是這個緣故。

三 命題的製成

命題的製成可分兩個步驟：

（一）要找出真正的問題 尋常一個問題浮到我們心上的時候，總是範圍很寬泛，意義不確定的。我們要從一個廣泛問題裏面去尋出一個辯論的命題，不得不先弄窄它的範圍，擇定它的方面，否則辯論得不到好結果。例如單單提出了「求學問題」它所包含的方面是非常廣泛的，可以指求學的方法，可以指求學的目的，又可以單指青年人的求學，也可以泛指一般人的求學。我們必須在這廣泛的範圍中擇定一個方面，使它縮成一個單純而具體的真正問題，方始可以化成命題的形式。

縮窄問題的方法大概有兩種，其一是查考自己怎樣會對這問題發生興味，因爲經這樣的查考之後，就可明白自己所關心的究竟在那一點了；又其一是分析問題的內含，因爲經過一番分析之後，

討論點應該定在那裏，也就容易決定了。

(二) 真正的問題找出之後，其次就要將那問題編成命題的形式。這有兩種方式。有一種問題是直接可以改成命題的；例如「高中的學生應該學習辯論術嗎？」改成命題就是「高中的學生應該學習辯論術。」但是另外一種問題不能直接改成命題，如「高中的學生應該學習那一些科目？」這種問題是空的，因為提出這問題的人自己還沒有確定的主張。這樣的問題不能算是真正的問題，也不能改成命題的形式。至從真正的問題改成命題，也仍要注意名辭的選擇和造句的句法，務求不違反上節所列舉的(三)(四)(五)(七)幾條規則。

習題

(一) 試就時事問題擬作六個事實命題和六個辦法命題。

(二) 試就下列題目的一個方面各擬作一個命題——民族解放；救國運動；孔子；農村問題；都市不景氣；學生軍事訓練；航空；民衆教育；文盲；言論自由。

(三) 試指出下列各命題違反本課所講的那幾條規則：

(1) 戀愛自由應該廢止

(2) 強迫教育應該實行

(3) 中國的舊國會應爲國民所承認

(4) 惡人死後要轉生爲畜類。

(5) 中國現在的工商業已比從前發達。

(6) 治學應該注重方法和材料。

(7) 學校應該不教資產階級所學的詩詞。

第四週

七 答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

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①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頌贊，表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

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②五行五事③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④揚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⑤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於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復有以教之。

作者 已見前課注

注解 ①大學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②謝良佐，字顯道，宋壽春上蔡人，二程門人。張載，字子厚，宋鳳翔郿縣橫渠鎮人。陸九淵，字子靜，居貴

谿之象山，號象山先生。三家之學皆主尊德性。③詩大雅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④尚書洪

範：「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⑤語見論語雍也及顏淵。「弗畔」不違道也。⑥語見揚子

法言吾子篇。

暗示 此篇可以代表清代學者反對宋明心性之學的意見。

八 答李子德書

顧炎武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

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鈐本盛行，而凡先案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嘆者也。

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一「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④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鳴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諤昌^⑤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

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遠」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魄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几」，「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爲盜夸。」楊慎⊗改爲「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刳」，「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而不知古人讀「騶」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

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⑤曰：「去狗逐兔張罝罟。」今本改爲「罟罝」，又改爲「罟罟」，而不知古人讀「罟」爲「扶之反」，正與「時」^⑥爲韻也。揚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⑦：「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⑧：「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驚。」今本改「驚」爲「驚」，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驚」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⑨：「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深懷悵往事，意緒不投。」今本改「治」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治塘二治，

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①「齊
醜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
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爲韻也。

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②則古讀
「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
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
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③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
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
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④「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
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剗」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
公廐騶，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

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乘勝物而不傷。」^①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②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罾。」^③則古人讀「罾」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④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⑤「作」「束」竝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籟，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河，田開古冶，輦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⑤已辨之矣。

若夫近日之鈔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⑥：「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迴」，不知廣韻十六「哈」部元有「能」字，姚寬⑦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鼈」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⑧：「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⑨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而「峻咀塋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⑩。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⑪：「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⑫，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⑬。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

終也。●

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鈔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鈔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

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預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⑤今之廣韻，⑥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⑦，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沈約諸人相傳之韻⑧，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少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

益，則此元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亭林詩文集

注解

①見新唐書藝文志及王應麟困學紀聞

②易鼎卦象辭。

③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

學問該博，所著有困學紀聞等書。語卽出此。

④後唐馮道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

世稱「監本」。

⑤范諤昌有大易源流圖一卷，又證墜簡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⑥見朱熹易傳。

⑦

孫奕，字景山宋閩縣人。

⑧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注。至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

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說呂向李周翰等五人共爲之注，是爲五

臣文選本。

⑨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明新都人。有雜著二百餘種。改老說見丹鉛餘錄。

⑩作者自注據

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

⑪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上林令」官名作下引句。（見全漢詩）

⑫柏梁臺詩首句「日月星辰和四時」卽以「時」爲

韻。

⑬繁欽字休伯三國時人，少得名於汝潁間有集十卷。定情詩見全三國詩。

⑭陸雲字士龍機弟，

晉吳郡人。以詩名有集十二卷。引句見全晉詩

⑮齊武帝，姓蕭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估客樂樂府名，

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阼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①沈

約寧休文，梁武康人工詩，有集一百一卷。引辭見隋書音樂志。^②詩邶風柏舟。^③詩鄘風君子偕老。

④左思，字太冲，晉臨淄人。所作吳都賦見文選。^⑤見莊子應帝王。^⑥見莊子知北遊。^⑦見之果

刻石。^⑧詩大雅縣。^⑨見荀子勸學篇。^⑩馬融已見前第五課注十九。廣成頌見後漢書九十上本

傳。^⑪詩召南采芣。^⑫陳第已見第一課注六。^⑬阮瑀已見第一冊第一課注三。七哀詩見全三國

詩。^⑭姚寬，字令威，宋剡人。博洽工文，有西溪叢話。^⑮張說字道濟，唐洛陽人。累官中書令，朝廷大述

作多出其手。時人稱大手筆。引文見唐文粹。其上文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鼎食

金奏，炮鼈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⑯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編。鉉字寶臣，廬

州人。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兩浙轉運使。後世論唐文者，以是書爲總匯。^⑰作者自注：盧照鄰奉使益州

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⑱自注：杜甫鄭典設

自施州歸詩同。^⑲自注其詳，注見唐韻正本字下。^⑳經學家稱鄭衆爲「先鄭」，鄭玄爲「後鄭」。

衆字仲師，後漢開封人。通經學。章帝時官大司農，故經學家又稱鄭司農。鄭玄已見二冊十九課事略。

⑤「子貢問樂，」爲禮記樂記之一章。原文云：「……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疎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鄭氏注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⑥語見論語雍也。

⑦廣韻有二本。其一較詳，曰重修廣韻，凡五卷。宋陳彭年、邱雍等奉勅撰。初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注。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重爲刊定，改爲唐韻。後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舊傳寫漏落，又注

解未備，乃命重修。大祥四年書成，賜名大宋重修廣韻。書分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又一本亦五卷，較簡，不著撰人名氏，當是嚴、裴、陳三家重修本之一。（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

⑧金大正六

年，平水（在今山西絳縣境）王文郁取舊韻二三部通用者併爲一部，遂改二百六韻爲百七韻。南宋末（理宗淳祐十二年）劉淵得其書，重刊之，爲壬子禮部韻略，專備科試之用，所謂平水韻是也。

⑨處四部叢刊影印康熙刊本亭林詩文集原缺。按當作「頌」。齊周頌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譜，

地日不有

暗示 由此文可見清代樸學家「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態度。

作文練習二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外）

（一）何謂國學

（二）國學與科學

（三）中國音韻學略說

（參考書）章太炎國學概論（泰東）陳延傑國學概論（商務）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

（開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各部總論（商務）任鴻雋科學概論（商務）羅家倫科學

與玄學（商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三（商務）張世祿中國古音學（商務）

馬宗霍音韻學通論（商務）

第五週

九 閻百詩先生事略

清朝先正事略

先生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沉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

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沉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也。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③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④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⑤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⑥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⑦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夸」，鄭作「宅嵎鐵」；⑧「昧谷」，鄭作「柳谷」；⑨「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⑩「劓刵剕剕」，鄭作「臚宮劓剕頭庶剕」；⑪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⑫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⑬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⑭孔敻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以傳序爲次，⑮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

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⑤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⑥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較，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⑦「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⑧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⑨無論紂惡不如是甚，且三代上亦斷無此慘酷之刑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⑩司馬法⑪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⑫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

杉勿齟齬若傷之藥醫歸之」^①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一火炎崑崗玉石俱焚」^②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③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焚。」^④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⑤洛誥稱乙卯，^⑥費誓兩稱甲戌，^⑦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記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⑧三家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⑨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⑩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言人人殊，

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偽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

康熙元年，遊京師，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十七年召試鴻博，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曰：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嘆服，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過閤先生目，訛謬百出。一合肥李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示人。』及徐公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先生相從最久徐公手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慮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

晚年名益著學者稱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邱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其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床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九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

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

書邸夜飲，尚書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卽出此也。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又不可以無年也。」

天性頗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茗文，謂其私造典禮。劄記中多微文，時賢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竹垞，何義門，皆不免譏評。所服膺者，曰黃太冲，顧寧人。然於明夷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寧人出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寧人虛己從之。先生名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後改歸原籍。父修齡，平生慎

行檢，以詩名。母丁氏，亦能詩文。先生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學掌錄，宋劉放李燾馬端臨王應麟^④四家逸事諸書，詩有眷西堂諸集。

作者 清朝先正事略，原名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李元度輯。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自號天岳山樵，平江人。道光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工文，著有天岳山館文鈔及詩集。是書成於同治八年。各事蹟皆采自私家傳誌，郡邑志乘，間及說部，仍正以國史列傳。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

注解

①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②杜林，字伯山，後漢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帝召爲侍御史，官至大司空。林常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又與當時古文學大師鄭興與衛宏等相友善，蓋亦古文學之健者。（傳見後漢書五十七）馬卽馬融，鄭卽鄭玄，均已見。

③說出鄭玄書序注，見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第一虞書」下引。

④漢時之古文尚書一稱逸書；以其出自孔子宅壁，故又稱孔壁書。

⑤張恭祖，

東郡人。鄭玄從受周禮，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蓋當時之治古文學者。見鄭玄傳。④書贊，今佚。見孔

穎達尚書正義「虞書」大題下引棘地名，本春秋魯邑，在今山東肥城縣南。⑤見前課本文。⑥尚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谷，（今本作夷，夸即夷之古文）曰暘谷。」偽孔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曰

嵎夷，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按鄭玄尚書注，「夸」

作「鐵」，不同。⑦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偽孔傳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

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按鄭玄尚書注，「昧」作「柳」，不

同。⑧尚書盤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偽孔傳云：「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按鄭注「心

腹腎腸」作「憂腎腸」，不同。⑨尚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刵楹黥。」偽孔傳云：「於是始大爲截八

耳鼻楹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按鄭注，「劓刵楹黥」作「臚宮劓割頭庶刵」，不同。「楹」與

「劓」、「黥」與「刵」字通。⑩洪适，字景伯，宋番陽人。著有隸釋，隸續，盤洲集等。（附見宋書三百

七十三洪皓傳。）隸釋二十七卷，爲考隸而作，書今存。（見四庫提要史部目錄類。）⑪漢石經殘碑

遺字收於隸釋者，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

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偽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見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三條。）

⑤書無逸：「高宗之享國五十九年。」漢石經「享」作「饗」，「五十九年」作「百年」。按「享」

「饗」通用。偽孔古文「以高宗在位言」，石經今文「百年」以壽言，故不同。⑥書無逸：「昔在殷

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齔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漢石經作「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下

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顧炎武石經考云：「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

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以上，以傳序爲次也。」按閻說蓋本顧氏。祖甲卽太甲，湯之孫。高宗卽武丁，小乙之子。中宗卽大戊，殷中興之王。偽孔書以在位年數之多寡爲先後，故先大戊，次武丁，後太甲。漢石經以世代之傳敘爲先後，故先太甲，次大戊，次武丁。

⑦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①許慎字叔重，後漢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

博學經籍，時人稱謂「五經無雙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十四篇，推究六書之義，部分類從，爲文字學之

重要書籍。（見後漢書卷百零九下本傳。）引語見說文解字序。②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十九云：「漢

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馬融鄭康成注皆本

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③語

見論語堯曰。原文爲：「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見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按

墨子尙賢篇中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偽孔書襲論語及墨子之語，以爲湯誥，其文曰：

「肆台小子，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聿求元聖，與之戮力。」④語見論語堯曰。又偽孔書太誓

篇中亦襲引。⑤語見荀子君子篇。偽孔書秦誓篇上則有「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之語。⑥語見荀

子大略篇。⑦司馬法一卷，隋唐諸志皆以爲齊司馬穰苴撰，實則爲齊國諸臣所追輯。今本已非全書。

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籍存其什一。（詳見四庫提要子部兵家類。）⑧

引見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原文云：「有虞氏戒於國，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⑤見司馬法仁本第一。

⑥語見偽孔書胤征篇。

⑦陳琳已見第一冊第一課注二。檄吳將校部曲見文選卷四十四。

⑧鍾會，

字士季，三國魏潁川人。累官至司徒。與鄧艾諸葛統分道伐蜀，降之。旋謀叛，爲亂軍所殺。檄蜀文見文選

卷四十四。

⑨偽孔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戊

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按癸亥甲子上皆無

「二月」之文。

⑩尙書洛誥篇云：「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孔穎達正義「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

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按乙卯上無月數。

⑪尙書費誓篇云：

「甲戌，惟我征徐戎……甲戌，我惟築。」孔穎達正義「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按甲戌上亦無月數。

⑫馬融、鄭玄、王肅。

⑬尙書禹貢篇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偽孔傳云：「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

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孔穎達正義云：「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

海。鄭（玄）……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⑭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偽孔

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⑮舜典：「禮于六宗。」漢儒說「六宗」，人人各異，有謂所

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時，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六名者（歐陽及大小夏侯；有謂水，火，雷，雨，山，澤者（孔光，劉歆；有謂日，月，星，河，海，岱者（賈逵；有謂天，地，春，夏，秋，冬者（馬融；有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玄。）王肅則用家語之文，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見孔穎達禮記正義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句下。）爲前所未有。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對之說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⑤偽孔傳於「禋于六宗」下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說與王肅同。 ⑥汪琬，字茗文，號鈍菴，晚號堯峰，清長洲人。順治進士，累官刑部郎中。康熙中，舉鴻博，授編修，善古文辭，與魏禧，侯方域齊名，稱三家。著有鈍翁前後類稿，續稿，堯峰詩文鈔等書。（傳見清史列傳七十） ⑦五服考異在鈍翁前後類稿中。閻氏糾繆數條，見所著潛邱札記。 ⑧王伯厚，名應麟，見前課注三。 ⑨夏侯勝，字長公，漢東平人，少從歐陽氏學尚書。又善說禮，徵爲博士，累官太子太傅。世稱大夏侯，以別於小夏侯建。（見漢書儒林傳） ⑩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仕至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望之以師傅見重，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殺。（傳見漢

書七十八。

⑤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

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以上均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儀禮」中。

⑥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清崑山人。康熙進士授編修，遷贊善，累官刑部尙書。（見清史列傳十六）

⑦雜記，禮記篇名。

⑧檀弓亦禮記篇名。

⑨孟

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是知孔子歿，子張尙存。

⑩曾子問亦禮記篇名，其中多言喪服。

⑪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清合肥人。順治進士，由庶吉

士累官至吏部尙書終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定。著有容齋集。（見清史列傳九）

⑫一統志，紀輿地

之書，元明清三代皆有之。元一統志一千卷，岳璘等撰，已佚。明一統志九十卷，李賢等撰。清康熙間，徐乾

學奉敕撰修一統志，未就。乾隆二十九年又下敕撰著始成，大清一統志五百卷。

⑬孟子滕文公：「滕

文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未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

⑭「今縣」謂今山東滕縣卽

春秋時滕，薛，邾三國之地。

⑤今鄒縣，春秋時邾國之地。

⑥此後有一大段，文嫌瑣碎，依漢學師承記

刪。

⑦潛邱地名，在太原南三里，爲若璩祖處。若璩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稱曰潛邱札記，蓋示其不

忘本。學者稱潛邱先生，則又此書之故。

⑧世宗，卽清雍正帝。

⑨陳良時，宋史無傳待考。

⑩孟明名

視，百里奚子，春秋時秦將。秦穆公使孟明將兵伐鄭，晉人敗之於殽函。次年，使伐晉，復敗績。又次年伐晉，

濟河焚舟，晉人避之。因封殽尸而還。由是秦遂霸西戎。（見史記秦本紀）

⑪章懷太子，唐高宗第六子，

名賢，字明允。上元初，皇太子卒，賢立爲太子，監國嘗詔集諸儒共注後漢書。後爲武后迫令自殺，諡「章

懷」。（見唐書八十一）

⑫吳志伊名任臣，清仁和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淹通經史，兼精天官樂

律奇壬之術，爲顧炎武所推服。

⑬徐勝力，名嘉炎，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有抱

經齋集。

⑭李天生，名因篤，富平人。康熙中薦鴻博，授檢討。其學宗朱子。有受祺堂集。

⑮王阮亭，名士

禎，已見第一冊第十一課事略。

⑯魏叔子，名禧，江西寧都人。工古文辭，有叔子文集詩集及日錄等。

⑰喬石林，名萊，寶應人。康熙進士，官內閣中書舉鴻博，授編修。累遷侍讀。有易俟及應制直廬使粵歸田

諸集。⑱朱竹垞，名彝尊，秀水人。康熙時舉鴻博，授檢討。肆力古學，藏書八萬卷。有曝書亭集。⑲何義

門名焯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康熙時賜進士官編修藏書數萬卷有義門讀書記。
④劉攽字貢父宋新喻人官至中書舍人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攽任史記前後漢有彭城集李燾字仁甫宋丹稜人紹興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博極羣書作續資治通鑑長編馬端臨字貴興宋樂平人博極羣書著文獻通考王應麟已見前注。

暗示 此篇示清代漢學家之考證方法。

一〇 顏習齋先生別傳

戴 望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杲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旣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

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仙導引術取妻不近旣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

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

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

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

道，在六府三事。^④周公教士以三物。^⑤孔子以四教。^⑥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

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⑦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⑧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

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

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鸚鵡舞，^④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⑤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⑥遂別去。

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

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哭送之。

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迄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⑤蠡李處士明性，^⑥清苑張隱君羅喆，^⑦祁州刁孝廉包，^⑧寧晉張孝廉來鳳，^⑨新城王隱君餘佑，^⑩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厄貧屢，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堪，^⑪王源，^⑫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鉸，^⑬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

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①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②又曰：「形色，天性也。」^③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岐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④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